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明 劄南張岱著

逆黨列傳總論

月令曰時至春仲則鷹化為鳩時至秋仲則鳩化為鷹氣以天旋物絛時改趨盛去衰固其理也孟嘗君去相位恨容不至復拜齊相則容又填門孟嘗君欲痛絕之馮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

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
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君子知此則可以定
黨人之案矣魏忠賢一手障天以泰山壓卵之勢逆
之者輒糜人當其時一絲正道則死辱隨之智士達
人如欲苟全性命雖剛介之性亦不得不出於委蛇
而況彼伊阿諛譖者乎時當丙寅魏璫政盛余猶記
先帝在信邸時亦稱頌上公疏凡三上倘以此疏置
之逆案則先帝亦應在頌美之列而今乃洗垢索

癡苛以論人而恕以自責則先帝亦不情甚矣故
余謂人至不幸生而為此時之令臣可概責其入黨
但當於入黨之中取而分別其甚與不甚如虎彪之
以殺人媚人贊導之以並尊耦帝劉志選之欲動搖
中宮徐大化之欲興起大獄頌美者惟恐其不為天
子祠祝者妄擬其即是聖人則是同一入黨之人而
黨之中又有此數等之人則尤可痛恨者也故余於
逆案之中條分縷析在十去七亦猶之以六等定罪

之意昭雪之不得猶思未減未減之不得尚欲原情
盖余欲於三省之中勉存厚道定不欲於八議之外
妄用深文也後之觀斯傳者明余此意則鐵樹刀山
應化作青蓮甘露矣

五虎

崔呈秀、劉州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
左都御史、厥罪磔爰書曰負國忘親通內竊柄克謀
立贊黨禍首開佐逆罪魁戮屍猶幸

吳淳夫晉江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
罪辟、爰書曰、浼奸還秩、附逆建祠、推債帥分賄酬恩、
縱相弁喪師貽患、九遷稔惡、一辟明刑、

倪文煥江都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無
河南道御史、厥罪辟、爰書曰、拜逆為父、嫉忠若讐、奸
黨無詞、上刑非枉、

田吉河間人、繇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
辟、爰書曰、璫目內轉、躐加尚書、竊勢鬻官、擬辟允協、

李愛龍南安人。錄萬曆庚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厥罪辟。爰書曰。黃絲線索起據銓衡。附奸伐異。黨同媚逆。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石簞書曰。先帝昔連年殺大司馬。有市井曰。一日殺一兵部尚書。則人還肯做。夫崔呈秀戴尚書頭。且一年有奇。其算定勝市井。而至其杖綬之日。愛骨董不捨。愛麗妾不。

捨而欲其捨此一頭則又千算萬算所不肯即捨者也天下人肯捨此頭則何事不可做而以此好頭顱輕擲於刑餘則又不可解者矣

五彪

田爾耕北直人以世蔭為錦衣衛掌堂指揮使厥罪辟爰書曰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寬斃多命死有餘辜許顯純河南人以世蔭為北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爰書曰詔獄酷刑逆奸授意寬斃忠諫正典刑

崔應元、薊州人、以世蔭為北鎮撫司貼堂千戶、厥罪
辟、爰書曰、北司貼刑、迎合逆璫、索賍戕命、擬辟無苛
孫雲鶴、北直人、以世蔭為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辟、
爰書曰、理刑阿逆、驟列官銜、寬命宜償、大辟非枉
楊案、薊州人、以世蔭為鎮撫司理刑千戶、厥罪戍、爰
書曰、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戍死為幸

石賈書曰、絳侯周勃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
貴、公侯將相、一入廷尉、其性命制於獄吏、況今之詔

獄尤其酷烈者哉許顯純崔應元一閣門走卒耳網羅煅煉殺繒紳如兒戲此時豈尚有天日乎余嘗凝想石孝忠拉殺一吏反得上見天子與其死于繫幽圜之中孰若碎首堦墀之為快也何諸君子見不及此也

動搖中宮

劉志選慈谿人繇萬曆癸未進士官至順天府丞厥罪辟爰書曰傾搖母后驅逐戚臣罵母之律尚寬通

內之誅難逭

梁夢環順德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厥罪辟。爰書曰。與劉志選併力合謀。情罪惟均。律法宜正。

石匱書曰。中宮與志選何仇。必欲殺之。且殺之。至再至三也。紀綱滅。獲荷校死者二十餘人。恭康之命。亦懸之呼吸矣。志選不過謂殺一恭康。則可寔其名曰叛。則中宮可殺。信邸亦可殺也。非體乾之一言。則大

獄幾興、望夷之禍、且絕於胡亥矣。劉志選之棘手、其可輕試乎哉。

傾心贊導

徐大化、會稽人。繇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戾、爰書曰：陰拱元兇、顯為戎首。魏廣微始禍、原與密謀。楊漣等慘冤、更多主使。

曹欽程、彭澤人。繇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厥罪辟、爰書曰：媚逆竊權、張威納賄。報復代叅正類。

削奪竟至殞生。佐使殺人。情法允協。

孫杰。錢塘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首効劉一燝。再効周嘉謨。給事召還。尚書躡級剪忌。已見楊漣疏內。附璫遂與崔逆齊名。

陳爾翼。山陰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無吏都給事中。厥罪城旦。爰書曰。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倣臣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邏東林餘孽。

李魯生、涪化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無兵科給事中。厥罪戾。爰書曰：倡執中宅中之說，為二魏解嘲，凡殺八媚人之亮，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着，猶勝頃首惡十本。

霍惟華，東光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罪戾。爰書曰：主持三案，羅織多人。覆魏忠賢敘功疏云：茅土尚覺其輕，覆良卿加九級。至太師尚餘一級，助逆顯著，閃爍何為。

李蕃、日烜、人錄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
廣東道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師友朋比、合謀叅劾、
多其代草望門投拜、人傳為四姓奴、建祠諛頌、至呼
為九十歲。

邵輔忠、定海人、錄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府丞驟躐尚書、攻擊多其指使藩封、
本有四監體悉、厥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張訥、山東保寧人、錄萬曆丙辰進士、官至浙江道御

史厥罪戾爰書曰首叅趙南星戍死善類株連即推
兄張撲巡撫用示酬報桐封迫遣似贊陰謀

郭鞏遷安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厥
罪城旦爰書曰為魏忠賢首叅之仇致周宗建有逮
死之慘亞卿躡轉通內可知

徐兆魁東莞人繇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惠世揚顧大章誣案皆其在刑部時
所成詛呪一招璫名併列

孫之儼，淄川人。繇天啓壬戌進士，官至侍講，厥罪城旦。爰書曰：中崔鐸，噴有人言哭要典，大貽嗤笑之。儼仕國為江西招撫時，江南尚未雉髮，之儼言滿漢異制，則心不歸一，即行天下，徧勒雉頭。山東民變縛之，儼父子於麓譙，鬻割之。

薛貞，歸城人。繇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厥罪辟。爰書曰：執法無間，媚奸有跡。劉鐸一案已足抵償。石匱書曰：彪虎諸介與逆璫同起，艸莽至封尚公賜。

九錫而氣亦稍緩若夫贊導諸人則後來生力兵也
層氷為積水所藏積水曾微層氷之凍蓋又變其本
而加厲矣迨逆璫事敗而常恨不聽徐大化陳爾翼
之言且切齒曰予豈保我則其所言所誤必有所著
矣余惟親見贊導諸人而反不得不思彪虎矣悲夫

頌美

周應秋金壇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厥
罪戾爰書曰稱頌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蔭

為大蔭、借推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厥臣心存浴
日志切補天、至進尚公之典永堅帶勵之盟等語、

郭允厚、曹州人、繇萬曆丁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題覆稱頌四十疏請逆封庄田祿米
六本、頌有達聰明居高聽卑及安即安社稷之安、平
非平一方之平等語、

薛鳳翔、濱州人、繇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題覆稱頌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

鐵券四疏、首敘厥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功、勲高社稷、既錫通侯之爵、先膺第宅之封、等語、

孫國禎、慈谿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登萊巡撫、副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冲興、明良會合、厥臣忠誠貫天地、勇略震華夷、等語、又厥臣擎天、臣手翊運、真才內臣、一腔忠義、四應才鋒、等語、

馮嘉會、河間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總督宣大、兵

部尚書、厥罪城旦、爰書曰、部務請囑多徇、稱頌十有六疏、覆劉應坤本有、厥臣精忠體國、矢志蒿邊、既荷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安伸、淄川人、繇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按差已滿、留金助祠、頌本有天眷聖明、責心替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疏、不能自陳、芹曝之忱、等語。

張我績、邯鄲人、繇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

厥罪城旦、爰書曰：軍餉中旨開鎖，賞祿荐起戶侍，助
工踰萬，餽內有徵，頌本有心，膺重臣公忠謀國，嫉邪
扶正，世宙清明等語，罪有定評，餉宜嚴勘。

劉徽，清苑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
罪城旦，爰書曰：稱頌十一本，誣房可壯樊尚燦，盜贓，
忝熊廷弼懸贖百萬，頌本有厥臣幹國精忠，盡心籌
畫，三戰三捷，奏此膚功等語。

秦士文，蒙陰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厥罪城旦、爰書曰、祠頌七疏、餽器饌名、頌本有業、赫聖明之怒、昭上公之功、等語、葛九思薦士文忠、誠天授、敏捷、颺飛、

郭尚友、濰縣人、繇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畿撫報南星恨、總漕建瞻德祠、神功忝天地本、有厥臣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為兩、為露、弘德無涯、大功無並、等語、

郭士望、蘄水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厥

罪城旦、爰書曰、直陳東林陷害本、有厥臣魏上公、轉陰、覆日月、為光朗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泰南居益魏大中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薦、

石匱書曰、稱頌安漢公、至四十八萬人、其人雖多、其詞則一、所謂萬口一詞也、若周應秋之三十九本、薛鳳翔之四十七本、則是一口而萬其詞矣、無論其心計周詳、學問淵博、即其口給之才、亦可謂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矣、王季重不解念佛成佛、謂徒事聒

石門記 卷三
噪余謂歡喜讚嘆則立地成佛然則稱頌亦作佛事也

建祠

閩鳴秦清苑人絲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厥
罪戾爰書曰畿輔三鎮請建七祠即云會題何不少
避形跡人心依歸天心向順輒形章奏豈得盡委呈
詳

劉詒杞縣人絲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厥

罪辟、爰書曰、媚首先、叠建生祠、忝道臣、幾至死地、跡昭附逆、罪蔽冠軍、

潘汝禎、桐城人、繇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巡撫浙江都御史、厥罪戾、爰書曰、交結織監、潛通內廷、首建逆祠、尤為首禍、俯順輿情、本有獻臣心、勤國恤、念切民安等語、

朱童蒙、萊蕪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巡撫、延綏右都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建祠佐逆、母死奪情、頌本

有敝臣赤心報君討謨定國殂豆無軍旅之學墨綬
治征討之功等語

曹思誠景州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
御史厥罪城旦爰書曰河間醵金建祠要津摧折善
類辭思本有赤心報國殫力圖度費省功倍之親臣
等語

毛一鷺遂安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左侍
郎厥罪城旦爰書曰蘄州同王珙建祠被建周順昌

敬變

李精白、穎川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厥
罪城旦、爰書曰、東省三祠、諛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
本、有厥孤貞、報主、殫力匡時、挈魁柄以還至尊、掃
浮雲而開九照、傳聞頌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
語、

張樸、保寧人、繇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厥罪城旦、爰書曰、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天開億萬

載靈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啓明
良又內鎮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孫如列餘姚人以世蔭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厥罪辟
爰書曰京祠首建諛頌不倫朋奸騙贓辟刑允當

陸萬齡北直人國子監生厥罪辟爰書曰創祠園
學侮聖媚奸名教罪魁極刑莫貸

石遺書曰魏黨祠徧天下不特官竭帑藏民竭賦徭
即朝廷所賜祠額重至沓出韵山字海亦搜括盡矣

迺不移時而峽榭雲窠鞠為茂草請祠之疏與建祠
之官彰其在不復泯則是以彼湏臾爭我千古
也嗚呼祠哉人哉

反覆

楊維垣大登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
兼雲南道御史厥罪戾爰書曰王紀叅容魏徐大化
出疏擠排大化故周朝瑞顧大章嗾使代劾至叅崔
奸疏中猶為魏逆稱頌欲更別局無示酬恩

賈繼春、新鄉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
厥罪城旦、爰書曰、保護選侍、藉發難端、四罪一疏、得
罪公論、出處占望、反覆無恒、

石墮書曰、鵠化為鷹、化為鵠、其改換甚速、然鵠形
雖具、鷹眼猶存、識者猶嘗其不善變也、楊維垣、賈繼
春、以魏黨而復攻魏黨、非倪元璐之出其故而儼然
為朝陽之鳴鳳矣、厥後鐵案既成、有劫難洗者、維垣
者、不忠於朝廷、又不忠於魏黨、則又彪虎諸人所羞

與為伍者矣

另傳

馮銓涿州人。繇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人難徇與內通。到閤目而協贊門生密友。代喉嚨人。要典主持。尤為罪案。傳聞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時。曾有阻止。積愆莫贖。未減可需。

魏廣微南樂人。繇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少師。建極殿

大學士、厥罪戾書曰失儀忿劾因合內謀、小票潛通、中旨矯借害正目而禍國委柄至於不收

顧秉謙、崑山人、繇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少傅文淵閣大學士、厥罪城旦、爰書曰天啓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止遣內鎮微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匡正、褒綸輕褻、阿逆何辭、聖明有頑鈍依附、有負先帝付託之旨、允是定評

李三才、天津衛人、繇萬曆甲戌進士官至總督漕運

右副都御史已經削奪厥罪戾爰書曰建祠孝陵前
主使有人代奏至罪

阮大鍼懷寧人繇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光祿寺卿厥
罪城旦爰書曰月楊漣有叩馬獻榮之語報復有楊
左魏大中之忝至合算七年一疏尤為璫逆巧護解
嘲

石匱書曰既為黨人而傳又列於黨人之外者以其
惡不止於黨人也傳在黨外而名又列於黨人之中

者以其惡不離於黨人也。魏廣微、顧秉謙庸固無足數。馮銓欲掀翻逆案而投誠闖賊。阮大鍼欲報復東林而迎立弘光。大明天下一敗塗地。則是明天下之亡猶亡於魏黨也。魏黨之既豈不烈哉。

石匱書曰：使東林而盡君子也，則魏黨真不勝誅矣。余見新朝官藉強半皆東林表裏之人，而逆黨中之蒙面事仇者反屈指可盡也。日蝕中天，狐狸晝嘯，人之足以錮黨而黨之不足以錮人，蓋已明矣。余敘別

魏黨一傳凡二百五十二人今僅存其五分之一蓋
謂事仇之罪浮於逆黨賢者既已如此不肯者何足
深責哉

石厝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明 劉南張 岱

循吏列傳總論

我明之制、在外無久任之官、大吏三年報績、小吏六年考成、資格一滿、解綬遞去、故凡貪官污吏、以歲月計之、用以恣其貪饕、填其豁墊者、尚且不足妄望其福我蒼生、贏我國計乎、故居官者、如負販之人、日中過市、盈索即歸、無恆其視官衙如傳舍、棄地方如敝

展也。後如劉綱之任寧州、二十四載黃福之任交趾、十有九載周忱之任江南、二十有二載曾出英教而周忱之料理如老嫗之治家、堂榮教本井井有條、其所用餘米補綴度支、民不加賦而國用自饒、使不仁任之官能有是乎。故古來循吏如子產之在鄭國、身為宰相竭一生之精力、為之治鄭二十六年而死、具謀國久而得民、死之後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其深仁厚澤、民之愛戴若

此而今乃歎以流風善政責之僑居傳郵之人燕人
視越漢不關心而欲其謀之盡善有是理哉

循吏列傳

方克勤事潯人元李亂邵毅隱山谷中初被徵辭
索之急起家為潯軍府知府比至官引蒼臺坐語訊
得失即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為撤浮屠氏
以葺廟社各立學凡數百區學子繁藉者至千人
始有詔氏問廢閑田者聽閭三歲乃稅吏微進功不

俟期報款之優以田定科錄民益憤且散克勤奉詔
益勸課田以增開與民約定簡書列丁產為上中下
三等：析為三有徵發視差等胥吏不得並緣為奸
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冊者罪死他郡用牛車
天雨雪牛僵死破產十八九民請以冊就役僚吏曰
誰當死克勤曰吾死吾知便民而已載以冊行省義之
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倚中貴勢常暑役
民萬餘民不得田哀號赴役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

用二千石爲、茶間之中、審、即日詔罷役、五年秋、隣境
蝗、克勤聞、即捕、憇、蝦、食、指首額天、迨夜間空中覺、
聲、燭之、乃飛、蝗、蔽天過、即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皆
辱、小事諭達之、不留案牘、庶獄終竭、日省錄無久淹、
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繁酹、不遣吏
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載運糧百萬、指濟寧水陸
千里、撫如郡民、不令有怨、每徵發、必以時、僅下一
信符致民、得并力耕桑、不聞徵索、初赴官戶僅三

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
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俘牛羊鷄犬散被郊
閭郡故以葦園峙糧屢火災救氏為閭瓦屋百餘間
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連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
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易甚急克勤供億靡缺一
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勸民
夫五千決河否則論其軍法克勤泣禱于天及夜遂
決河漲數尺克勤為政府遂不陳拒械懸韋鞭擅問

示無刑罰、奏六歲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
諭曰、政成常顯、用卿、尋為屬吏、程貢所構、誣詔御史
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中炭、常就逮、民
數千人、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子孝孺上書政府、請
以身贖父罪、不報、請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
沒、克勤孝友、恪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
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
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皆而卻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

延共食會飲醉投箸大詬去禮待之益恭乃酒解來
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
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為恒必曰之天期無愧怍宋濂
常稱之為古君子石隱書曰方正學父子俱以徵辟
起家而父為循良子為忠節亦何負於國哉而子孫
朝輒格不行何邪乃克勤視民如子禱蝗：從禱水
水至天與人婦而卒不免於屬吏之構囊空如洗援
救無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不誠然哉

謝士元閩長樂人舉進士爲戶曹郎知建昌府先是
吏治多姑息民好訟始視事訟者懷膝盈治門立
發槌數奸訟爲衆止郡有所軍典民居錯盜竊夕數
發軍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操它事把持之勒捕盜
無所伏乃大新學宮裝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進
行之士以有造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諏民隱賜詩
留宴降禮之而城民有得石佛蒙腐鼠棲之屋脊
邵鴉去未諫之衆譴以爲神爭事之碎之廷而止有

妖慝女巫腹言禍福如問曰靈哥士元命召之妖曰
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秩滿郡民詣闕請希陞
從三品休仍舊官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叅政
分司東川夔東鄉連為盜剽劫議徙縣士元曰有備
不害無險雖遠能自保乎撤縣回舊城甃之浚其隄
而捕殺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風土剽悍每相仇殺
吏憚憎親望即稍誑何之輒攻剽於道士元行却慮
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吐蕃大娃小娃二

種相結款擾遼未發士元曰比其發吾不可以寬乃
行遣結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南來獻秦惟徐
行以文告宣諭南散去穀遺儲得隱粟十三萬有奇
以紓遺屬飢民流徙馬廣宅十餘區處之為粥食之
藥病瘥死給歸者符傳食還其廩日夜規畫所全活
數萬人自叅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全蜀載
之後數年嘗行道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與不
得行父老操牛酒來饗者數十里不絕石房書曰謝

士元發奸捕伏。決盜如神。即鬼怪猶且畏之。而況於人乎。總之。戎狄豺狼。盜賊婦寺。尚未聞兩人於幽暗而避人於陽明。士元以光明待鬼神。以賄賂待盜賊。以脩繕待囚奴。明白昭著。揭以示人。而誣妄竊發。有不退藏解散也哉。

劉綱。高州人。生而孝友敦確。有幹局。初為縣。得陝延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綱始為府谷。故尚威名。及遷寧。以久敝之地。因俗為治。牧民

播種之方詩書之曰均賦役置屯田蘭兵練武不寄
繩墨廢墮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指闕奏留成
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優乘傳復往綱益慎獄輕罰民
不忍犯州有龍尾嶽時出光怪遠近以爲妖綱伺其
光動手肘之應天而滅洩其水巨鼃也一日行野中
值橫石爲缸馬驚不度蹄視之則范仲淹所撰狄仁
傑碑文即起豎之立祠祀狄人稱異政後丁外艱考
績者數皆以州人奏留仁宗朝特賜璽書褒異及四

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勞問勞以酒饌時人采之英
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三十一
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為縣三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
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散旅野寧舊有六君
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為刺史者至是主祀綱其中
政曰七君子祠綱家居十餘年八十四卒寧民道
問踵至其卒也多叢種致吊者明興以來為州之
父得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為舉懷才抱德不起

孫宇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綱如字官石唐書曰今之
爲州縣者矜其資格莫不以銓諫自待而人亦莫不
以銓諫待之則州縣其傳舍耳六年任滿苟不銓諫
亦僅爲不能終日矣劉綱爲州守三十四年論其資
格如許之久可錄銓諫以至宮保而區區州守遂終
其身焉綱計甚拙然而綱之同資銓諫宮保不知凡
幾皆汎泛無聞而綱以州守獨傳之循吏則彼高官
顯爵其可與綱爭千古哉

黃福昌邑人鄉貢士為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
金吾前衛知事陞龍驤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
大祖奇其才起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福
為脅黃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為奸黨則臣
心不服文皇帝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
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刑部
尚書四年征交趾福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
交趾福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勞來

安輟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
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遠謫至者咸
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重罪兵民咸悅吳璠欣附仲
官馬騏祐恩肆虛誣福有吳志文翌曰此君子不
容於小人也不問歛陵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
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
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
以兵部尚書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持節出

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道愛在交、人思卿、強
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亦不欲遠
卿柄選方新附終始勞卿安所、以工部尚書兼詹事
出領交趾藩國事比至柳總兵敗死福亦被賊執賊
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魏白金銀糧局與
衛送出境至龍州偏盡取賊道歸官還京為行在工
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事五年偏請於濟寧以
北衛揮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

省漕粟下行在戶部議郭資敬本言緣何屯田便
事竟不行七年 宣帝宮中覽福言漕事便宜吉福
有經畧出其章示兩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
中批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
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緩輯凋瘵及得交
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
出入與馬駒從揚 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

方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帝曰非

汝不聞此言而楊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

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帝曰

然明旦遂命吏郎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兵部

尚書裕陵即位加少保叅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叅贊

機務自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

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嚴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

福曰體當如事且汝見守脩何嘗一事錯時以福議

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福性鯁直不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初宣德時召用
舊人命福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固恭曰臣不能問
何以不能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收讀書不學無益之
事所以不能 帝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
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寔疎之也福始終居官不
喜華靡俸賜分贍姻族屬壙之日室無百緡石厲書
曰新造之邦下民新附非以寬簡之牧誰心置腹則

反側之民鮮有不變黃忠宣在交趾十九年而交人愛戴如去父母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馬騏驎虐卒懷安而後其能再戰乎哉總之撤還英國改任忠宣皆是朝廷失着而獲至割棄交趾謂非職是故哉李隆直隸和州人也父潘洪武間從征以軍功授都指揮同知從太宗靖難累功進封宸城伯隆十五嗣爵雄傑有大材上深器之每師北伐輒命隆引兵扈從其發策出奇雖老於行陣者多讓其能丙申

車駕喬北京、以南京根本重地、任隆留守。甲辰、以總
兵官鎮山海、九東地遼闊、皆曉節制。未幾、復還南京。
隆在南京、九十有八年。所賜勅、前後幾二百道。隆大
得民心。見疑、召還之日、百姓遮道、皆曰：「公去矣，吾何
恃！」丙寅，命率師巡遼。申飭守備，內外整肅。未嘗輕
戮一人。居朝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隆
必侃：「正言不阿。」士大夫重之。閒居手不釋卷，服行
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

之言以貽世訓。嘗稱晉之郗愨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為大。大晚年遂自號湛然道人。石隱書曰。南京根本重地。南京安則江左具安。畱守之任其可輕畀乎哉。李義城潛泊寧靜坐鎮雅俗頗有羊叔子之風。當其召還北闕而畱都黔首卧轍扳轅覲山墮淚碑有以異乎。然羊叔子得之名卿而李義城得之世冑。誅韋跗注乃獲術良不更加叔子一等哉。

周忱吉水人在唐宋元世有顯者忱永樂二年進士
成祖命選是年二十八吉士以慮二十八宿忱年少
自請入學時人謂之挨宿散閣政刑部主事既為越
府長史宣宗初有薦為郡守者憂吉曰此不足盡周
君五年以江向通賦多卒胥典民相蒙為奸利使廷
薦重臣往起遷忱行在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
松等處松江氏并請其治鹽課從之忱至簡易治而
已先是胡榮自大理卿出為總督立法嚴峻自忱以

簡易治、民間告訐率不省、民或志曰、公不及胡卿矣、
不通我民也、忱曰、余不審我與胡卿如何、勅書也、朝
廷與胡卿勅曰、祛除民害、與我勅曰、安撫軍民、目不
同、爾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中、巡按浙江、御史俞本
復以江南之賦出於田、田利在水、所以永樂中、特命大
臣於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勸農、今侍郎巡撫蘇
松常則同忱、嘉湖杭則王燦、二人各守一方、難兼水
利、忱之治浙人咸贊歎、請令兼淪所治、從之、久之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巡撫如故。忱爲人謙恭，不出口，而心計洞敏，謀慮深詳，善採衆論，凡有所爲，必審之細。民父老及守令，乃決其巡撫江南，自侍郎加官至尚書，凡歷二十有二年。中西遭喪，皆奪情視事。忱廣大平易，治卽官吏有侵盜，率不問，卽客有介朝士來者，人々並得其懽心。至應接無虛日。始高皇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卽藉富家田記爲賦額，用是吳賦重天下。忱至蘇，閱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然。驚問

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耗糧長藉遠運京師三倍賦民取羨自興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枕為曲筭以奏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戶托如一格鐵斛落諸縣立便氏倉水次推糧長一人總之曰無聚糧私家聚私家者負所繇也則戶給繇帖書其歲數而示之民上同時自持帖往因設糧頭因戶一人相覺察官為收納糧長追呼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簿籍記之支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徵倍減又之下諸縣

各造倉一、曰濟農、舉其餘積爲農人缺食、及運夫遭
風被盜者、出賑貸之、春時驗田種多寡爲貸限、秋成
隨糧還官、凶則優之、不還者、籍記不復貸、故事、軍民
運糧相半、而民尤苦、軍運分長短中三等、長運於淮、
中運於徐、短運於臨清、所領米一平一銳、皆官爲具
淺船、民運則自行僦船、直抵京通倉、正糧一石、須平
米二石、船錢一石、經歲往返、多失農月、悅興平江伯
陳瑄議奏罷淮徐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法、悉令對

船交兌於淮瓜等處。覓淮安平米石加五兌瓜州之
外平米斗加五軍當運糧有未及過江者聽即覓於
吳中雖渡江覓米之費瑣細皆有區處軍民便焉忱
曰覓糧江運所覓船未即至守水次天無風乎更於
瓜洲岸東浚二港：次立便民倉每季秋運米貯倉
及冬初漕軍泊船覓率無敢越次漕今以為規忱
善絮短觀長就利擇使人財無所勞費功集而事信
轉接如流水故其法可久行忱常言民歲運兩京為

草賣不貨草至多敗爛請但折納銀數既至可以局
商收買何致草千束所費數百金自忱為之數十金
而已忱復言北京公候祿米例皆江南諸府輸之南
京使自來受臣所治蘇松常三府常輸百萬率六斗
致一石南京之與三府所去幾何若今自來三府可
省六十萬石費又北京公候受米於南京無所用之
率出俸帖粥人米七八石一金而已若准收金花銀
每一金當米四石詔悉從之忱又言嘉定崑山等處

折納官布舊例尺常種一石官收率加重三斤又多
坐麗縷驗退者夫斤重縷麗其價反賤斤輕縷細其
價乃高第當長廣如式而已既已如式復防盜剪宜
令兩頭織縷為識凡忱之精計便算皆此類也忱嘗
畫既情節省倍多常賦之外了無他役餘米狼戾倉
庾間凡上供軍需之類以及百凡脩治興作之費皆
是取資初至有所更革吳人駭之既皆以安帖始忱
至官時吳大饑浙江湖廣大熟忱令人為大賈多索

金入湖浙政抑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吳中米價
高甚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忱遽下令發
庫貸民收其直之半米價頓減諸賈盡失望度歸更
奇聊得賤糴忱乃大召諸賈具牛酒為謝至手酌之
給以行貲諸賈盡醉懽去既去忱遂令官糴以實濟
農之倉吳人為之歌曰來時周公白地一空今我周
公鋪地四豐忱循行村落常屏輜徒步入民家與童
叟對語備詢疾苦為之通融處分所卧榻輒燈而筆

簡等度有得起注之雖氣候亦有報偵一糧長有所
侵匿以江風為解忱曰江是日無風何得失船糧長
駭服久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惡其僧皆有資
齋詳如此也忱嘗赴京已在道使者齋勅取牛膠萬
餘觔繪宮要促還吳忱曰公第往至京言膠難卒辦
而京庫所貯陳年可煎請出之待臣還沿市半入庫
且可出陳易新而已已之變朝議燒通州倉遣忱在
京議事曰通州去京師四十餘里耳又有数百万糧

此可給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何至付煨燼而曰無
資國耶項之復下急遣鹽甲數百萬其鹽皆倍鐵忱
曰沃錫可笑時人盡服其通敏正統初淮揚突失鹽
課勅忱往視忱奏予二萬石准其田租一歲聽灶戶
以私鹽易之民得平米而官獲賤鹽其後江北大饑
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計至來年麥熟
曰此須十萬即以此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
又可蘇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通官吏侵鹽以萬

計者啓既還以李欽代之曰毋易忱法但治其弊人
忱還京言臣初至官詢吳中積逋之縣知大戶不肯
納賦而小民獨受加耗之弊為之均勻視貼蘆蓆抽
草之費悉令自納積米漸多蘆草稻草並易錢入官
以足上供軍需百凡修治興作見為妄費亦縣宣
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不敢侵
正賦事竟不問遂許致仕忱既去科道官劾忱累容
張捐作弊侵盜數多其家子弟廣田產入貲受官皆

恍奸貪所致亦竟不問其明年卒戶部因言忱所積
餘米無可稽驗諸綜括為公賦課是徵需謀出通貢
依然吳後大饑民枕藉嘆曰無復周公生我矣景泰
四年卒諡曰文襄石塘書曰周文襄父任江南凡二
十二載雖循良使然不可謂非振之力也聞之故老
曰趙文華之饒焉也以絨罽周文襄之饒振也亦以
絨罽絨罽則一其用絨罽與借絨罽以用振也則有
異矣故銘一也伯夷見之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

可以沃戶樞。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爲小史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
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宣德五年蘇州
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九大郡關
守吏部以聞宣宗謂從資格除補人率不稱命吏
部都察院舉爲史庶能者擢鍾蘇州知府兵部予傳
以行勅曰比者守令匪人或盜肆貪刻亡饜足或聞
竊庸懦坐視民病蔽不以聞民安得無怨嘆之歎哉

茲慎簡爾九人者昇九大郡一方千里安危是賴其
察休戚均勞逸興利除弊毋背于勢家毋欺于奸吏
屬以下貪懦不足事：者擒問條其殃民狀送治京
師割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輯一方也尚往欽
哉鍾至郡：民繫獄者千餘人有十餘年未決者鍾
佯為無警者吏持牘詣署置鍾不問當否便判可而
輒私聽其實孔吏侮易謂太守愚判牒者誘誘鍾甚
鍾亦輒唯：既暮月設屏几召贊諸僚屬皆會曰太

守來暮月吳閭不涉事不足長諸君有主上物不敢
不將度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拜聽贊讀至
擒問送治者皆升愕改容禮筆鍾上堂坐召諸三老
曰太守聞吳俗狡武好煩苦守不能如閩羅自剖別
煩父老告守善者守并其家賓之鄉飲思與衆殺之
笑皆慎重守別有耳目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皆前
某日某事宜行君顧欲相尼某事宜止乃謂守行也
史守耶君得賄凡何笑飽未銀安在守不能久煩四

隸捧一吏擲殺之隸少擲去鍾曰狗鼠輩太守為百姓殺賊虐耶不望空擲者是爾命卒之昔也立斃六人鉤其髮曳而肆諸衢耶中大驚乃盡殺諸僚屬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上曰況鍾持廉故能去貪若：時詔下諸郡清補軍伍御史李立株批司引有司承風凡戶絕者推求其同名姓及疎屬結產之人使傳伍不從者以暴酷法之鍾既至奏豁千餘人復奏言蘇州滙渚之國民有田能自治即兩漲

同莫為計早則澤畔之農目知車庫不待援援而此
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徒食食耳蘇州錢穀浩
冗吏影射通負不可端原不如改治農官為催糧官
從之鍾理蘇一年公正勤能以威化御俗民甚便焉
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御史以聞上嘉之
予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召民開荒官田起科視民田
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崑山諸縣民死徙從軍
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召種官田可起科者二

千九百餘頃互相補截其間秋糧可除豁者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縣舊三十六萬戶官民秋糧一百七十七萬九十石有奇民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令有民糧者出馬四百餘匹後遞豪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十餘年矣出馬家如故尚莫更者工部徵蘇州三梭布八百疋浙江一大行省百布耳而蘇州居七八徵歛不均比：而然詔書所謂民多愁嘆臣奉勅治府不敢不盡其愚計

乞除豁醒刷以彰陛下鳴鳩之治皆制曰可鍾意教
賻給綜理同寮一即之中出納徭役皆有簿記而綱
紀提提甚便易省見豪右強梗搏繫無不立死者遇
貧弱輒振之候大吏僕、自遂而下寒畯之士如不
及接部民卿士大夫延款露洽有干預私事者拂衣
不顧蘇故用糧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道遠費多三
倍徵之視其美自與鍾與都御史周忱察除之存其
二以一為轉輸費餘以代充馬草布絹諸雜藝毋重

賦民其精算無所漏卮贏積尚可採荒政郡有廉士
邵亮者鍾欲荐之人隱名書亮通府門鍾笑曰負士
負俗彼欲阻吾荐適輒成亮名耳立上之每朔望詣
學科謁先師而已不令秀才講經曰太守起刀筆吏
也三人所明放談文學郎常課士請其僚校別曰端
公皆選科目鍾安能知之其精敏公驚進民下賢
大體教此也正統五年七載滿考民叩闕乞留八萬
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民皆巷

哭刺其像祠於范文正之祠石匾書曰況鍾以吏奮
身其奉法持已有古大臣之樂則世之以科第起家
者瞠乎其後矣觀其奏臧田賦至百三十萬不旋瞬
殺舞文之吏六人而聲色不動器量如此雖漢之龔黃
虞耿又何加焉嗚呼自資格拘人而世無良吏久矣
張昂字仲明鄞人祖楷為南京僉都御史平鄧茂七
葉宗留賊樹功開浙間昂以進士知鉛山縣有樵
夫嗜鰱死隣人疑婦毒殺之送官久繫昂至堂上

獨見一綠袍黑帽、丹：門外入、長揖曰、吾某鄉土地、
公無疑也、寬哉、吾鄉熊婦之夫之死、於鯨、而望公雪
之、凡鯨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斃
矣、易試之果然、而熊婦之冤雪、某氏甲嫁女於乙家、
揭與暮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易行邑、
有樹大蔽野、命伐而訟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
易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服冠伏
道左、若析寬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易手斧之、遂

蓋樹巔有一巢、墜一婦人、瞠絕良久、禹問婦狀、婦言、
向彼狂風、吹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
居屋簷、無階得下、耳目見少年飛騰空中也、訪其
家、即空與嫁者、禹剖樹、修廨、畝地、為田、邑中淫祠毀、
之殆盡、有羊角巫、呪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殺之、
禹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曰、張公正人也、
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禹曰、汝能呪、
扶者死、復呪扶者活、乃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飛石、

烈風塵九震動。禹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召之曰：汝邪？我正，邪勝正耶？巫首觸地，禹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燭庭牖。禹焚書碎珠，立杖殺之。禹每穉，莫煩昨，反邑中之却孝者，山中有鄭婦子，持昨婦，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禹曰：是害我耶？而害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齎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禹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手，抑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

一虎起繞伏虎者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萬
神人焉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
二木一木書羞願嫁者跪之一木書節願守者跪之
民傳四死妻祝氏不願嫁舅姑辱之不從乃給授願
嫁牒使往判：出曰張公判嫁矣更何待期有日祝
氏求裝哭奠潛投其家汪舅怒填土寔汪氏久不泄
自後不雨者暮月舅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
抱牒訴寃既覺悉紀其都里姓名詣家鞫問啓土得

婦厥貌如生。馬嘆曰：殺婦者我也。為文祭而哭之。天
忽大雨，即燬塋，婦衣門楣祀，而罪其舅姑，以最權南
京監察御史劾汪直、朱永等，批露北邊，不報。頃
與給事中周旋，點軍數場，數少不允，被調守備太監。
琮奏劄刀璫，時刻吉為內閣擬旨外調，吏部尚書王
恕執奏天下之治，賞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為
治良法也。然軍不到，不罪失位，反罪點操之官，罰不
當矣。吉竟調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尋以薦陞四川僉

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初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
公門者十有九年暇粥飲水兒女恒飢其幼兒仲掌
請為曰請問大人清字如何書為書與之兒曰是可
買肉契否都御史王璵賑飢行部以百金為壽堅却
之因請乃受郡下戶飢例以登其意將死其妻佐副
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常今人才自勵者少君
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為國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同
坤率僚佐經紀之石厝書曰張鉛山稜層磊落明不

避權貴、幽不避鬼神、直情徑行、無所畏忌、蓋其時且
不知有性命、遂問他哉、山鬼伎倆、畢竟不能與縣官
爭勝、而叱詫所及、電霍風馳、譬猶要在懸魑魅、其
敢畫舞哉、

楊繼宗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常有提
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榔沐、善視之、因獲生、全不
知鼎首、因涸穢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翽以召薦出
為嘉興府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閭閻賑災、郡中豪奸

立見鋤治民所疾苦盡為釐革有清軍孔御史者凌
抑有司撻里胥所至死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
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署中繼宗
引御史入臥室止敝衣一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嘆
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即要索賄賂僅與
菱藕曆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遇太守無所用此太
守有金錢好紬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予曰金錢
在也即市好紬絹亦具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

印券令他日可磨勘內臣大驚去繼宗入覲汪直欲
一見之殊不往見願直書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
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御史楊琅奏聞得
旌異起遷浙江按察使每朔題會僚佐指天誓曰衣
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唐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費
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奪之
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
畏繼宗倡言曰最畏者賊織取不畏者內官鎮守太

監有兄在司禮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
傷之 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道鎮守書
曰吾遇之 上知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訃至
立解印綬跣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紮挾律
書教冊而已服除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
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已極自居乃其為人辨別黑白
言論充激其節目疏濶遠於人情時、對人言罵賊
官不絕口有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拒

不納及得見復不為禮於是翼奏繼宗治官失大臣
體下刑部遣官勘問有旨責繼宗偏忤調除外任得
雲南副使時峒徭倡叛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
毅然親往諭之署其旂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
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
生亂之故奏聞臣處帖然聽撫繼宗平昔官次目侍
一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
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弘治元年擢湖廣按察使再

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於任石遺書曰人之蒞
官真能一清則何念不可爲君何事不可爲民楊繼
宗之奉公律已有外是乎乃其清畏人知而名譽自
起主鑒其廉民欽其德仇不能誣賊不忍害獲報
如此則清亦何負於人哉

威顯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爲御史論石亨不法狀請
知束鹿縣邑豪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石總兵
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爲脩良吏畏民安未幾丁

內艱去、民同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盛知縣復任、
許之、願再至、專以德化措刑、不復用、有爭訟者、論以
理、輒叩頭不復辨、隣邑久訟、許不白者、各自詣質平、
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利如
刀之謠、邑界直隸二府、四境民間風自悌、郊有荒落
地、聚以成市、因呼爲清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石
厔書曰、良吏去官、小民惜之、世多有之、然未有三年
守制、復得并州、竹木小兒、得再迎使居於都亭也、願

亦何德於斯民哉及後四方來歸成都成市且置為
清官店以榮之清官之得民如此則廉吏又何不可
為也哉

劉麟南京廣洋衛籍江西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是
時外戚張氏驕橫臺諫擊之還治甚急麟與婦安陸
昆抗疏申救 敬帝為之霽威罪遂得解除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者數百餘人轉
郎中擢守紹興在郡精核釐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遂

瑾銜麟出守不脩謁猶擬郎中時瑣細事廢為編氓
郡人爭致贖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耿蒙一
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瑾誅起知西安遭
內艱去郡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閩內亂南救深入朝
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麟爭之曰靖
邊本以衛民重歛民先斃矣何稽衛為使者色沮會
有赴閩陳訴者詔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麟亦嚴
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

謝病歸嘉靖初起為太僕卿推右副都御史巡撫北
畿後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麟才鄧再起
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
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麟嘗史部盡選才廣充曾任
仍請築外幣副四司之時貯之時銓主事一人與臺
臣同典出納上嘉其意賜庫名曰節慎凡工部上
供率閤內府所徵多清典式不受覈麟條上最甚者
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費用此銜麟會上道近瑞於

蘇抗織造麟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年八十八卒贈
太子少保謚清惠石曆書曰漢有劉寵明有劉麟越
之府署遂著有大小劉之號越人何幸乃始終受劉
氏之惠耶乃大劉之為耶斤之一錢示潔而小劉則
能於水衡聚貨之府綜核經營而究竟一無所染庫
名節慎傳之永久推大劉之意而宏遠出之其規模
則更大矣

陶承學字子術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

庚戌改南京御史巡鳳陽倉時咸寧侯仇鸞擅權握
兵外狹鹵與馬交關言者多罪斥承學疏列力訟久之
明年鸞敗聲日起在衡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
屬吏修舉主之禮一切屏絕不待通或志乘圖牒常
受者皆令於岸上發露紛披方許入舟丙辰出知徽
州府徽故善鬬爭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結每日廷
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人汝更思之歆罷猶可
罷不汝竟也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嗚呼汝

父老譏之議而未當吾烏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
不以寔每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
非有沉寃巨痛而戮其膚骨耶與子弟殺父兄者同
律令責認狀不得寔即反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
而尤敏於決斷邑民棄米就獄者朝至夕去徽人號
為半井太守言食米半井可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
多至數十百張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
無一人應者隸卒無事多訴求復業糧吏餒貪紛々

告去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特重其
額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郎未嘗產木也議
數上得減十之五六凡四載郡中士紳無敢私以尺
牒曰事者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入左右侍者咸
愕然承學肅入客坐詞色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
東階徐曰昨日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
前吏部尚書鏐也入計部考成卓異第二人循資轉
江西副使視兵九江行箱中唯書數卷墨數挺而已

徽民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蒸嘗不絕甫任九年
會景藩出封沂江而上牽舟數萬人徽奉檄當發萬
人助役承學力言於監司曰山水侵本非所宜又
徵發於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于
徽而募人於潁江潁江民果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
便事也監司以爲然徽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積賊
流臨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倣擾承學治
兵湖口防其突逸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三創寇

也諸將屢討不得麾舟師鼓而薄之賊天及所坐舟
絳斷帆解臂戰愈厲竟盡殲焉捷奏奏曰金文綺癸
亥陞湖廣叅政踰年陞福建按察使即丁內外艱六
載服闋再補廣東連遷河南左布政使凡納令與輸
者出令與受者平手交衡如民間入羨出損即時面
白以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從應天府月陞大理
卿轉工部右侍郎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禮曹有吏
沈斌子衆積貲幾萬廉得其橫惡狀杖之斃時有傳

給事者楚人怙江陵龍勢傾一都承學造攝工曹傳
數受商人財為言事及為此絃聞說皆拒不聽積惠
甚而承學於江陵為同年弔慶都龍姑備以時望見
重後迺大慙辛巳京察遂囑言官寘名拾遺疏中河
南道邵陞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
曰汝言以九卿誰非清官耶後江陵敗撫按薦疏七
上不報承學生平薄於聲色貨利筮仕後所入俸祿
皆歸諸伯兄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又何

問焉所親嘗詰之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對曰吾何以異于人但生平面皮薄手腕軟門吏在傍吾愧之不能貪耳聞者俾服後疾卒予祭墓賜謚恭惠石匱書曰陶恭惠方在宦途而薇祠之間卜如響則其靈爽不在魂魄不在土偶謂非百姓之精誠為之乎則自古帝王之以神道設教亦槩可知矣新安黟地宦此者鮮能不染而恭惠不取一介此徽民之所以大服也然則為吏為神總不外於一清而

謂幽明有异乎哉

湯紹思疏為齋蜀之需順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出
知紹興府紹思精地利以越府治基對秦望山其形
如蹲欹則不正候夫役數千人築土砦石前山矗起
數百丈必掘平乃已又以郡中水道通海一瀉無遺
舊多以小閘障之不得其要害潞不能泄旱不得灌
郡民苦之紹思議于山江創水門北接以堤長百丈
廣十丈用以捷海潮往來口利水出入經營數年石

空山鐵枯岩土平丘陵菱茅篁竹叢林數十卷九決
而營是蓋力開遂成洞門二十有八以應列宿立則
水牌於松林勒金木水火土五字水溢至水字則開
乾至火字則閉閉開得時百有餘年遂無以旱潦告
者凡瀉滿硤确之田悉為腴產增田以萬計澤及百
世當時力役之繁終年不得休息有謠曰紹興當災
撞着湯某前山搖擺後海填開去任之後民感其恩
建祠於三江開畔凡遇開閉時外沙常於數里舂鍊

無所施刑挂屢請瞬恩間墾沙自去居民神之年來
香火日盛紹恩官至山東布政使復以治河有功齊
民之尸祝猶越民也人稱爲河神化身殆不誣耳石
厝書曰湯太守掘秦望山造山江閘其有功於越也
大矣而當時勞民傷財幾起執殺之謗非常之原謂
可與庸人圖始哉古語云太守掘新河恩多怨亦多
萬年千載後恩在怨銷磨殆湯太守之謂矣

劉寶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考

課京師、不謁貴勢、自陳才薄、乞就教職、不允、除金華府判、多善政、遷順天府治中、景泰中、乞歸、宋元史于東閣、肇削目、任見所脩、不當意、輒大笑、聲徹廷陛間、聞者駭愕、相戒勿以藁示、竇擢知南雄、南雄為江廣孔道、商稅鉅萬、吏多攫取、盈厭且推其餘以待過客、竇至、分毫無所取、間以一二鰥、治郡學、拓大庾、巔松而已、居七、河中貴人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視供帳、竇與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

至入驛與諸從騎方劉羅立左右郡僚庭恭畢遂出
獨留太守詰以慢已共阿之廷中轟然而雄民自驛
門外爭走入為太守謝過以自冀救遂以太守出中
貴大驚實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驛前憾實不
復往中貴去至韶人為言南雄守馳驛奏公矣中
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遂實至京入見具言
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
愛養所却不忍勞費遂致觸忤天使無所逃死上

論治中使方欵出贖而實便死獄中實居官廉潔不
取民一錢民有饋焉者實不受民妻之去實縱其門
外還其所之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過足以耗
無萬加手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錢易以行度數里
而齋養而識之郵以昇其民居恒苦讀書尤長于春
秋中恒有得蹴童子燃火起書彭文憲稱其躬通人
之操履立風俗之儀矩蓋實錄也南雄人思祠之稱
曰鐵板劉孫兩仕工部侍郎石厠書曰中貴設騎從

手刀劍偏脅太守而有姓彝然排搦直入翼太守而
去此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也中肯雖千軍萬騎其
敢與太守爭衡哉迨至膚受進退取詔被逮太守公
然廷對天子亦為之霽威強項更於此亦大有氣色
笑余不難太守而維天子能容太守君仁臣直詎可
多得乎哉

龐尚鵬字少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
知縣召入為御史命覈浙直軍餉發胡宗憲鄧懋卿

冒破之奸語侵相嵩幾中奇禍事竣復命猶奏執如
前出按河南強宗縮朒貪墨吏望風解綬丁難帰服
闕入掌河南道理考察事科臣胡應嘉判太宰得罪
尚鵬疏掾甚力且劾及甥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
大抵皆本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而後法籍縣民分
為十年而統於坊里久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為吏辦公私費坊主
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是審諸

役曰均徭歲環述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
便其後吏肆而民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曰
金四五兩者即富者按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
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以錢累其長富者
不免詭畝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縮庫或捕盜諸
役其在榜中額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戮
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染汚而重役貧
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生乎縻聚五百

千朝居幕室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寵雖冊牒互牽
引累千事中相聚以災於是每書榜則老書黠吏巧
措弄以圖賄與說者各齒而民所極笑而鵬知之久
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
役不縮不盈與民又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千率
出千^七戌與秋租歲並輸于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
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人給契帖一
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

亦不入贖庫後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
募而且歲輸每丁不過二十分眇細易辦受說者不
得行胥吏無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
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勤平紀驗
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十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
利占提相格問至傷命悉禁絕之遂朝報命浙中排
門香燈涕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泣下也改提督京畿
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

萬言權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七監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賊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懷遠劄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道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鹵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叙次甘肅為御史部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時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劾博致仕尚鵬落職萬曆初博召用尚鵬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

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
尚鵬移居正書申政居正不悅亡何坐報最以簿書
年月少誤嗾給事陳三謨叅奏回籍居四年卒石厝
墓曰越郡城內其地蓋有龐公祠云余少嬉於此不
識龐公為何許人今讀其傳而始知微龐公我無所
笑浙人自甲首錢橫行而民間自妻子以至雞豚俱
不得視為已有自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始得以有奇

身以有其妻子雖豚則龐公之恩之在浙也不其大
矣乎故凡東西浙之民歲時伏臘世世祀之有以也
吳惟臨江新淦人以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例當入
內府查武官黃籍：浩繁人恐虛宅蓋覆其中惟摘
發如神諸閹側目會校人籍籍事露諸閹乃大恐析
哀目是不敢有干改而車駕主驛傳舟車有重資避
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內除免之為之語曰通朝廷
易撼吳郎中難補興化知府念父年高不可往留妻

侍以二童自隨嘗即牀內見窮客窮客見其術齊如
棹室無敢言私者興化素多訟怪聽決如流頃刻輒
遣數十輩死因坐歃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疑之命燭
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左失三肋指因曰歃
者右手固左湯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
自殺妻誣其仇者云耕田爭水被歃死怪訊之曰妻
死時大霖雨爭水何為竟坐殺死誣不行即中惡少
數十人善健訟、滋繁盛乃有臨火燒氏屋為博搜

者皆跡捕得之真諸法惺莫敢違常倫每聽訊手執券口延問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駭嘆久之訟棄少至廷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為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御史行却告扶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惺豫戒隸必毋扶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召惺詰之惺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扶內股多死人傷感德耳御史慚避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御史杖者嘗病旱為雨禱民詣祠某山神曰聖君嘗許之

期三日不雨至於七日怪怒曰徒邀福而不恤災物
之靈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為義塚收棄骸脩南北兩
洋水堤章漁港創東山閘時蓄淺塞西湖港尾斗門
咸埭田車蕩歲連大穰獲異麥隸未遷四川按察使
脩達州兵去之日民追號如失父母會與御史忤易
月覲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
不顧既歸薄產裁具饘粥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而却
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怪荐友淳至母病癰不解

帶者救司母卒壽九十餘惺年亦五十矣哀毀至嘔
血少沒兄遷學故事之終司如事父卒號哭奔走
為卜地志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變為恨臨終遺言
鬻宅償貸金妻子環泣度之去曰毋亂我：縱生終
不能死若等也倏然而逝石厝書曰吳興化清如止
水不受物撼故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詎能以鼠雀相
溷哉乃具決斷全不用錫爵而止用衡鈞準的既懸
而物自不能適情吳郎中真不易撼也使於此先設

蔚羅而魚鳥自亂於下矣。還問坐照哉。

孔鑄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徙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為雙流縣令。蚤卒。鑄幼孤，好學。景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彭蠡江有巨木，歲久給葺，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蜿蜒若怪物。舟觸輒壞，行省祀酒肉乃散。迺會歲大旱，鑄往視之，木也，火之，尋以第錫尚軍南郡主。改廣連山，連山西連昭順，猶擢出沒縣廢俸給。

絕繡至求民所任招之不来詣之皆驚走既炊民舍
蝦留錢償米乃皆大悅相率還繡一一賑恤之踰年
都御史葉盛大征廣西賊繡隨征所至招來諸將有
殺人取賊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西者賊無所
不殘破高州左甚盛薦繡可知高州遂以為試知府
高州城外四山皆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繡至召父
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戚屬來投誠者心不可保切
宜閉門繡曰高州故無賊：皆自廣西來民千里攜

家投誠將以求生也往時聞不納卒為賊所阻臨在
城中者又或殺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陷
在此耳乃開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撫摩死塚瘞
之流亡聞風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為別城居之時賊
屯高化境凡十餘處皆剽賊也而鄧公長馮曉者尤
驚公長據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界端一日潛呼
四卒黎明匹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
鋪曰我新太守也至公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等間

望見峴山四率者皆疲卒也亡去其二賊徒來控錦
馬錦問探騎尉問者何人房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
以倉皇與其黨環甲出逆錦下馬立公長厲曰我爾
父母也取生來皆來竭坐定賊盡羅拜錦曰知爾曹
故良民也陳餒耳前官勅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
父母汝父子民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殺帛與汝不信
殺我公長竟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錦來晚錦
曰餒矣食我公長跪上酒麥餅錦醉飽之既曰入暮

矣寢我明日曰我尚倦行更寢此又明日曰我歸矣
從取穀帛乎賊復控鎗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鎗顧樹
下裸秀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
十賊隨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尊之來矣鎗至呼
開門語賊皆止我目入既入取穀帛繼與之賊歸告
公長背目焚棗柵來詣得數千人而曉獨不服招鎗
整兵夜進遣蒙諾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
軍應之曉遁執其妻子婦鎗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

黨五百人除事聞賜賚鏐文綺陞副使賜書旌異
從此也賊皆交撫鏐版之內也分田與耕賊更爲我
脩有林往者與衆浩並以謀勇爲鏐部下而雄尤健
捷雄死賊中鏐撫尸慟哭親爲殯塋一軍感泣於是高
州人立祠祀鏐：父母喪軍民有泣送千里外者服
除改廣西仙傳間鏐名聲遠邇陞按察使賊起自荔
蒲未寇總督朱英屬鏐勸之賊顧愕曰此高州孔副
使耶既至平之弔聞進階食二品俸尋陞布政遂陞

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都司清平里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無之奈何錦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苗納款刑牲誓不復反而清平苗有曰阿溪阿刺者剽勇而溪善為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司探捕苗必召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勸之溪於近苗之弱者歲分以畜產倍課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為賊殺之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江官與苗錦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

為溪解知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
揮王通後假之叩以時事通坐：舉對顧獨不及溪
鏞曰吾聞此中事阿溪為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
叩不應吾所以假若為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
通曰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
損威小人亦則赤族矣鏞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巖末
鏞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
瑞公先叔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校廷謁鏞曰吾

欵若等徵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庶幾可將
救出鑄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辨鑄曰阿溪歲
賂上官汝何寧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鑄曰吾欲取
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
同往鑄曰目舉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鑄曰與階來
少頃入鑄訊亦若曾瑞屢目曾曰明府已知矣第
常相盡力尚俗吾聞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
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曰公何久不來瑞

曰新都堂至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
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
同姓名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遽費焉姑酌之
我因縱談聞牛事瑞曰遙見道中愕然象也未審何
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
人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判同行瑞曰牽公
家牛往聞佳惡可決也溪曰然溪卜於坐上不言溪
言疇昔之夜夢網鳥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

魚牛屬我笑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
方聞忽報撒至瑞曰公知乎狂指揮也溪笑曰何緣
得此俟其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微公常往迎況故人
也溪與刺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微新恐怪公示
不利溪刺去刀見曹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微不身供
張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曹
遂縛溪刺以獻然猶手格傷人鏞得溪刺磔之境上
諸蠻皆震懼鏞厚重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

南微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軍者
具在其報牘弘治初乞致仕不見召為工部右侍郎
道卒計間遣官諭祭命有司治空室石墻書曰招集
流移與單騎赴南皆古人美事然而無本領者不辦
也何謂本領世惟能殺人者能活人能勦賊者能撫
賊孔太守之恃業舉穴戰無不克是其本領也是以
世非虞綏不能招集流移非郭子儀不能單騎赴南
後人效顰古人而往以是失事可不慎哉

張愷鄧縣人、宣德三年以國子生為江陵令、時征交趾、大兵過江陵、日已晡、總管取火爐及架數百、開棘門立候、一縣大驚無措、愷即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去半脚、鑿其中、以鐵鉤寔之、立具、已又取馬槽千餘、愷取針工并各戶婦女、以棉布縫成槽、口綴以繩、用木搭張其四角、飼馬食、過便收卷前後足、用遂以為法、後周文襄薦為工部主事、督運河漕、大得其力、石盾書曰、士君子當圖盤錯之事、紛至沓來、無不束手、

待斃而有才矣。倉卒度之。水盡山窮。桃源忽出。豈不
剴然稱快。張愷教事。吐嗟立辦。轉巨勝。銀不費。星力
師其意而大用之。謂非救時之相哉。

孫過福山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大學士楊溥薦。
知徽州府。平烏馬治休寧。賊民聚黨。劫耀御史。以為
賊欲捕之。過馬力辦。單騎往諭。相率未歸。過坐府中。
時聞呻吟聲。曰有冤耶。廉訪得婺源有處女被脅。
強氏縊死。之立烏申治其聲。頃息。兩以親喪去官。徽

人保留優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俸過后薇
十有八年休寧大雉有一隻四穗者欲有一隻三穗
者小麥有一莖而穗者祠上之鵲方伏豎子取鵲卵
鵲哀鳴於廷過祝曰有水乎令隸從所飛止鵲飛入
豎子家至其甕下豎子方烹卵隸取卵歸曰遇曰吾
聞禽鳥能娠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鵲抱得雛日一
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之舍所養犬搖尾隨行過
曰吾居薇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也命吏養

之解犬不食死薇人言太守之恩及禽獸也再遷江
南左布政使為給事中蕭彥莊所劾致仕家居以壽
終其為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至得聲而薇人世
世祠祀之石蹟書曰孫過之為郡十有八年其流風
善政不可勝紀而僅言其麥岐鶴卵而太守之恩已
及禽獸及草木矣譬猶神仙拔宅鷄犬上昇即此昆
虫以驗大道不然鷄犬徧閭閻而曾見其無故昇騰
者有哉鷄犬哉

丁積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初至官
有中貴弟梁長貴氏償適適當優妻訴民積繁長獄
追焚其券年未及春干竭杜絕權豪屏迹新會俗溺
淫靡積蓋毀邑中淫祠者禮式示之擇立鄉老使董
民俗月朔進問於廷優禮其能者鄉老馬廣為儕輩
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廷再拜致謝民有賭盜大榜
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悔然後去榜良家子
弟游惰不作業者召聚廡下訓以小學諸書邑中民

戶例出錢輸官名平均錢異時令長悉以錢貯案後
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曰當月錢每單丁小戶歲費不
至五六十餘錢為派丁產定錢足用之外毫不妄科
甲首納錢畢即遣婦曰曰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領似
丁明府甲長終年不到衙署為民辨冤所當道繫獄
民即為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
已慎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祠事挂牢極精潔
肅然將事嘗值歲早築壇禱雨晨夕跪伏肅甚左右

請少止積呵曰民如得雨吾羸何害至八日道空而
下迨於霑足如是凡三積治新會六年竟以羸卒一
縣之民弔哭相望有姬夜哭甚哀旦人問之曰開歲
常甲首丁大人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積耻俗
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篆先竭陳獻章於白沙
師事之致獻章門人林光張翊者延之幕中有所行
事必告之後行石階書曰泰山之側之婦寧哭其舅
其大其子之死於虎而以避苛政則苛政之猛於虎

也甚矣丁積死而老嫗之哭也。懼當月錢懼甲首則錢其肉也。甲首其虎也。為民牧者毋使戴角虎四出噬民則人皆積矣。積果有異術乎哉。

丁蜀號政亭。浙之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為句容令。首建義倉。行約清田賦。減繇役。豁羨餘。省民供本折谷七千七百有奇。治七年以卓異入為御史。歷南大理寺丞。太常少卿。鴻臚寺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督操江。凡九任。轉北京工部左侍郎。尋晉南京工

部尚書前後在留都三十年噢咻保障無不備至光
祿寺故有三飯堂歲出米一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
侵牟滋弊成具文耳竄者光祿時撈剔諸弊親詣唱
給已為操江革債并科減月種之弊除上江二邑廂
坊倉役之條濬浦口諸河以利涉廣京口外場以通
漕運鎮江石橫勒船禁以救溺疏丹陽朱卷濫泥河
洪以溉田治丹陽句容南北孔道四百里梵石蔭榆
柳以便行旅其居官寔政大抵如此好行德於鄉閭

歲莫粥糜施布絮活饑民數萬人又捐田以賑學宮
力行同古曾歲無虛月具政：行義益老而彌篤云
萬曆丙午南京劉天叙妖言惑衆期冬至秣陵截殺
衆官據城僭號兵部尚書孫鑑內守備大監刑陞外
守備未撫寧張大其事欲援以爲功竊獲四十九人
擬磔者九人餘皆斬得旨下法司勘問時省署司寇
大理事頗知其詳意欲求減內外守備及兵部尚書
威氣采言謀逆大夥不可輕縱賓徐言曰賓不才事

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
辭不難屈膝以謝皆悔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
亡算訴者千餘人悉臧其詞致之恭贊乃收提磔一人
斬一人餘悉充戍天祚服法成者立枷滿日方得脫
遣時霖雨枷大中橋一夕死數人竄亟往視召錦衣
若兵馬官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生路而我輩
必殺之其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焉此等事
者必殃及子孫亟搭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

十七人皆得免。賓少從王龍谿先生印良知宗旨。至是偕周海門焦弱侯會講王文成祠中。晝夜不倦。一日買小舟渡江。謁孔林。是時已八十八矣。自稱八十。八老學生跋涉三千里。往返僅一月。人以為奇。八十九十朝廷遣官存問。省三崇禎六年卒。年九十有一。贈太子太保。予祭壘如例。廕一子入監。賓在留都。百姓愛戴。其所鑄錢皆堅厚。光潤。民間名其錢曰丁掾江。而一時錢法為之大通。築祠於大中橋。萬民耆祝。

之以其謫曰清惠。今名丁清惠祠。石厝書曰：人不必
親矣。思不必貯承。而今久至清惠祠者，無貴賤老幼，
稱丁操江者不去口。人亦何靳而不為好官哉？嘗聞
之故老云：丁操江一以和煦待人，凡某儒廩餐，無不
呼與劇談。一聞民隱，輒投然為之，不避權貴，則立之
能以剛柔並濟者，同忱以沒，指不多屈矣。

樊玉衡楚之黃岡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商城令。初下
車，文素山積衡執筆不輟。下商人易之一月，後察知吏

事肯竅出視事無巨細斧斲犁然中情商人大驚以
爲神商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
而爲奸所費半公費衡召其民與約曰今知諸保伍
爲小民苦欲盡罷之爾能不保伍而自辦乎民惟應
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因用馬
兵：奉檄至家立破亟罷之令訟者自相拘民衆一
日輟集公廷而訟畢矣又爲息訟歌悟因歌使木鐸
徇于路監門號千里獄卒歌于獄小民以訟至縣者

稱引孝弟恩義和睦之說輒解散去獄因夜半聞歌聲無不流涕又簡其輕者而遣之舂年而獄幾空有成訟者多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者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判之不休少為譬曲直去汝隸燕趙間有豪黠民持官府長短及民間得失每上官欲廉事輒飛書訊問要求重賄所要不遂輒為蜚語中之衡案誅其渠魁丘奇春等八人奸黨散落亡何間礦內使所至騷騷各縣聚金錢驢趙謁蒲伏庭下惟

謹衡移文內使具言商邑無礦狀以止其來不得則
鳴騶列仗肩輿上堂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氣奪
竟成賓主禮明日治酒高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笑
答曰此手時不污金錢耳中使然不應徐曰人生幾
何是苦乃爾答曰我不苦第百姓苦耳中使謝不敢
已令人開礦則等之險道攀藤捫蘿挿衽而上岩荒
採者不堪勞礦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劉銀臺兩山乃
為文率內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礦耶無礦耶近

民爲汝亂、遠民爲汝位、臣家爲汝破、何不吐符陳貢、
以行明主憂、聖天子視民如傷、如今與內臣籍口結
金、以負聖天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商民
感泣、已而竟無所請、中使快去、款中傷衡、而衡先
挾其所移檄內、有婦過、主上語曰、若誘訕朝廷、我
不奏聞、而敢媒毒我乎、款草疏上、中使懼而寢、衡亦
毀前疏、以安其心、直指惜其苦心、恐生他變、請調崑
山人咸謂商簡荒煩、當一變商政、衡曰、惟煩也、故以

簡諸凡勸農恩訟一如在南時。崑俗好訟。縣治前牙
僧借訟獄為市。起高樓酒館。衡為治一年。幾於無訟。
酒家徙去。是秋傷稼。率胥役罵小艇。助視墮落。與飢
民相對。噉菜粥。時司農急積逋。傳邑長俸。崑逋至二
十萬。衡曰。小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
壯。壯者老。老者死。我奈何。惜教月俸。不顧萬口詛乎。
止不徵。民亦輸。負恐後。吳諸生好與公有事。習學為
設門簿籍。記之。衡曰。吾方求士。頗閑令過。何某為第。

置簿上曰求澤臺生而挾私來干者皆反矣庚子冬
大覲無一錢通長安責人然銓部以卓異首推兵部
武選主事旨不下復之崑時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
縣歎相率往謝謝曰彼自擾民賴郡邑戢之彼不我
謝反謝之邪吾郡往不庭謁恐反收君事郡縣以衡
不可遂皆罷謝在崑前後六年銓部復推吏部禮部
皆不下以父病乞歸省上官及邑之人士競番之度
不可卒解以印綬付學博士五鼓馳歸侍父疾衣不

解帶者數月以過勞遂患脇痛不能食竟不起。鄉士
大夫私謚之曰孝介先生。石潛書曰：樊尚城有強項
之心而不使強項之氣，故其治邑也不用極救而用
銷弭，不用嚴除而用解釋。語曰：礪利者必以柔砥，
轉強毅者必以弱幅，其尚城之謂乎？而世之小有才
者，遇事逞能，悻悻自敗，樊令其不可及也已。

畢懋良，南直歙縣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江西萬載令。
其地土瘠而俗悍，令多以誑誤去。揭遷者避不肯就。

良吏待之曰是不難甫下車嚮來擾民救法悉與蠲
除令民得盡力南畝凡四土荒撫悉令開墾不能耕
者給牛種其近楚瀏陽皖碯不可種令充黎源銅鼓
兵以銷糧額又立徵收以便民之間布帛救粟悉得
輸官給發各役工食作納糧數其納銀者念零入總
出數必溢令從輕兌即數少弗計期總數足額而已
民爭鼓舞輸納稅額盡完民有冤抑質廷下故語批
著狀尾令散歸農大計吏道歸里惟冊籍數帙衣數

繫茶數咒而已。先是家屬過高安、寔盜數盜掠舟次、知為萬載、令家屬乃曰：此廩吏也。一笑而去。以考最陞南史部、丁艱、歸三年、補儀部、尋陞浙江提學副使、誓神衡文、閏節不到、會緡雲令以徵舊糧、激變生青衿六人、指使冤抑、無告、良急欲昭雪、念與臺使者爭數不能勝、遂拂衣歸、亡何、公論明、諸青衿咸得白、起補福建督糧道、閏三衛軍士本色米額二萬八千餘石、文放止二萬三千餘石、每催徵道胥及府縣衛胥

役交相乾沒駕欠民間每年足放即止無顆粒留會
歲儉講積貯之法乃榜倉廩貯某縣米若干石坐放
軍士某月糧某廩坐番脩賑顆粒不能隱匿每年得
羨米五十餘石又偵知各軍先歲積貯民間每石不
過六錢而各縣徵銀買米至九錢五分且水脚不與
焉乃與各軍議照民間借庫銀先給作來年糧移文
各縣免其買米解還庫以萬石為率得羨銀三千五
百兩委官買穀且以米不可久貯令解米縣分稍增

船價每米一石解穀二石至者各道家庫給贖錢俱
捐買穀經理數年積穀幾十萬石後紅夷寇海上海
舶不通故無所得食當事者平糴且發賑所全活
者甚衆閩中鹽法久壞三帑不能行至欲行五帑當
事者計無所出陸懋良以觀察使官屯鹽道事念鹽
法之壞私鹽行耗靈多耳乃請于當事立鐵式每引
五簍重一伯十觔委司李評掣絕不得夾帶行之月
餘私鹽盡絕官引歲行增額課七千兩兵餉五千兩

幾至一倍時以入質行商人遮道語曰吾儕小民自
使君清鹽法不惟保全身家抑且成純品行往時夾
帶人得而持之若寇盜然今遵法守得為良賈徜徉
於江湖間皆使君之賜也晉石方伯轉左時沈恭戎
以計招降海寇衣進令率眾數百人於海上擒賊贖
罪沈旋擢山東副將當行聞人以招撫未幾主將移
步恐為心腹憂良語沈曰君今喬遷君計得所款
者如不殂耳帖服君反遺罪於閭君行將時捕東江

窺奴穴何不率此輩往令得盡所長沈避席請曰微
公言某慮不及此第兵行糧從將安出良曰閩每歲
買硝磺于東省請以此值授君成行君至彼以所授
者倍易硝磺何如沈曰謹如命盡率其衆以往未及
半載沈果解硝磺至閩海氛寧謐魏銀臺常稱良于
閩有再造功自邑令至藩司三舉卓異轉太常卿尋
病乞歸里居年餘起南大京兆陞戶部右侍郎總督
倉場往時太倉之粟足支十年後僅數月乃興兵部

計議本色與折色相間給發每年積米八十餘萬石
一時經筵俱欲圖永弼策會逆璫擅政遂以朴直許
時斥歸 烈宗登極起工部左侍郎會外夷蹂躪內
地京師震驚一切戰守攻禦器具俱倚辦工部率屬
成造不辭衣不交腹者閱月張司空被譴欲捫良視
篆力辭得脫尋賜歸里平子家石厝書曰我明錢法
之壞：於上行下而下不行上：不自貴而下亦賤
之畢萬載之布帛菽粟皆得輸官而豈錢刀不可抵

我乎、使此法行于天下、而尚憂錢法之墮無有已、至其清鹽法於八閩止禁上不復禁下官鹽嚴割沒則私鹽自無矣帶錢法鹽法其道一也

石匱書曰、鄭子產孫叔敖公儀休列國相也、其爲政寬猛不一而太史公具入之循吏者、以其志在惠民故曰、衆人母也、若夫鑄刑書、歌執殺、疇不曰政猛如火也、而耕鑿教訓、卒行其意者、則惟天下能殺人者方能活人、苟以徒事煦妪而一如申明亭之和事老

人則天下亦何貴於有斯吏也哉